

跨世纪橄榄文丛

KUASHIJIGANLANWENCONG



李 戟 著

门 外

大连出版社

· 跨世纪橄榄丛书 ·

CONG SHU · KUA SHI JI GAN LAN CONG SHU

门

外

李戟
散文·诗歌·小说选

大连出版社

总顾问	方玉洁	
顾问	赵耀升	刘春梅
主 编	熊 剑	
副主编	刘劲青	
策 划	李 戟	刘志瑜
编 委	方玉洁	刘春梅
(按姓氏笔划)	刘劲青	刘志瑜
	龙明镜	李 戟
	邹 平	赵耀升
	张立雄	易清滑
	钟 珺	康志刚
	黄敏霞	熊 剑

· 跨世纪橄榄文丛 ·

门 外

李 戟 著

*

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116011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75 千字

印数: 1 - 1000 册

责任编辑: 李然 责任校对: 明娟

ISBN7 - 80612 - 710 - 0/I · 96

总定价: 150.00 元

本册定价: 15.00 元

目 录

· 散文 ·

包书忆童年	1
一片银杏叶	5
翡翠观音	9
爱物兼爱爱物人	12
卧虎心雄	16
天配	18
沁	21
霁红	24
案头小友巴西龟	27
小巴西龟祭	32
老黑	37
一枚钥匙环	46

彩色杂屋	49
分房	52
象牙塔下	56
小巷深处洞箫声	59
走近张谷英	61
版纳走笔	67
担惊受怕飞贵州	98
香港行脚	103

· 诗歌 ·

婚礼	129
生日祝辞	131
生命	133
断章	135

清秋	138
艺术家	139
无题	141
感观世界	143
一个男人神秘的内心世界·一九八九年	146
默哀	147
风雨欲来	148
低吟	150
单一的感觉	151
静夜	152
狼	153
音乐	154
无题	156
失题	157

感觉	159
五一中路十九号	162
感觉	165
所有的故事	166
分手以后	167
感觉	168
雪之鸟	169
八月	170
失题	172
失题	174
耳朵的飞行	175
北回归线	177
无题	178
无题	179

雨花石	181
你的故事	183
回忆	184
升旗仪式	185
自我意识	187
过旧居	189
记忆	190
塔克堡	191
浪侠	192

· 小说 ·

另一个灵魂	194
门外	201
门外谈	239

包书帆童年

小的时候，常常用各种各样的纸将书包起来。包书，在当时是一件很流行的事情，买了一本新书回家，特别是每年新学期开始。学校发下新的教科书来，热热闹闹的包书活动就开始了。

孩子爱美的天性早就将这些封皮纸严格地分了类，最好的当然是彩色的年历画，纸质厚密而细腻，包出来的书簇新硬挺，如果独具慧眼的将主要的图案包在封面的正中，就更是让人觉得快意；黑白的画报屈居第二，虽然没有彩色，毕竟有图案，也足以让孩子们欣喜；纯白的纸倒是排在了第三，因为那上面虽然写上书名和姓名看得清清楚楚，但白花花的没有什么趣味。如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用了纯白的

纸，孩子们就想了很多办法来装饰它，女孩子在上面画些花草，男孩子就喜欢画上一个岳飞或者杨七郎，但比起真正印刷出来的图案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不用时尽量不用它；最次的就是旧报纸了，随处都可以弄得到，也就不稀罕，而且包出来的书灰乎乎的，让人看着都无精打采。

选好了封皮纸，下一步就是包书了。

包书的工艺很讲究，先将选好的图案估量着放在封面的正中，然后将纸对折一下，将书夹在中间，在四周轻压一下，压出书的大概样子，将多余的纸边裁掉，再沿着刚刚压出的痕迹将纸仔细摺好，最后将书的封面和封底摺进去，用书压住，过了不久取出来，一本簇新刮挺的书就包好了。包书还有很多方法，有的可以包出一个漂亮的书角，甚至还用旧牙膏皮擀平了，贴在书角里面，对书角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这样包出来的书非常漂亮，孩子们上学的第一天就是拿着这些包好的书籍，互相比较炫耀。如果哪个孩子能够在众多的封皮纸中间得到一致的好评，必定脸上飞金得意得很，读起书来也是兴致勃勃的不知疲倦。我有一个同学用过一种很厚又透明的纸，包出来的书不仅崭新硬挺，而且看得见里面的文字图案，让所有的人啧啧称赞，到现在我还弄不清楚那是什么一种纸，极为罕见，连他也只用了一次，第二年就换了年历画。看到别人的封皮纸这样漂亮，孩子们都有些不甘心，于是经常有孩子放学回家后，就缠着母亲要重新包书的。因为在那年代好的印刷品可不多见，每年包书的封皮纸也许是他母亲多方索要才积攒下来的，到哪里再去弄？孩子缠久了便会被一个“栗壳子”崩得眼泪汪汪。甚至还有看见别人的封皮纸漂亮就偷了来，包在自己的书上，但结果往往是

气呼呼的父亲揪着孩子的耳朵冲回家去，孩子几乎是脚不点地的踉跄着，吓得哭声都没有了。

我家的情况不一样，封皮纸总是四季常备的。父亲爱好文学，在当时很有些名气，不时地在报纸上登上一小篇，得一个笔记本或者钢笔什么的回来，因此家里面颇有些藏书。每当父亲买了新书回家，先是宝贝般地捧在手里，端详了又端详，翻开扉页端端正正地写了名字和购买日期，然后将他的小牛角藏书章在印泥盒里摁上几下，觉得满意了，粗壮的双手捏着那个小牛角章，小心翼翼地钐上鲜红鲜红的印章，就像完成一件大事似的嘘上一口长气。这个时候我总是眼巴巴地靠着他的写字台，从他欣喜的神态里面去捕捉那一种收藏的舒畅，那个粗大的手指捏着一个小小的牛角章子的样子，我怎么也忘不掉。

母亲的负担就重了，除了每月从牙缝里面挤一些伙食尾子给父亲添上几本新书外，还要四处为他寻找适合包书的封皮纸预备着，因为父亲买了书回来就要立即包上，好像迟了一步书就会被虫子吃了去。好在父亲喜欢用纯白的纸来包书，为的是题上书名看得清楚，这样才避免了同我们的“冲突”。父亲的书渐渐的多了，封皮纸供应不上，父亲又不肯用旧报纸包书，母亲很为难，想了很多办法也无济于事，最后终于想到了用牛皮纸。牛皮纸在孩子们的眼里简直是不入流的，黄褐色沉闷得很，但是父亲却喜欢，因为包出来的书朴拙大方，有些古旧的样子，很多的书包着放在书柜里面，倒也威武雄壮。到现在父亲的早期藏书都还是用牛皮纸包着的。

我就是在这些白的书、黄的书、花的书里面长大的。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打开他的书柜，拿出一本包好的书来，给

我讲唐诗宋词，古文观止，噫喔吟咏之声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少年初成，父亲那些包着封皮纸的书更是我课余最好的消遣，每当寒暑假，书柜是不上锁的，长夏无闲，往往是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再长，父母所给的零花钱，都变成了一本本“厚砖头”，眼镜也不知不觉地爬上鼻梁，母亲有些担心孩子的身体，父亲却很不以为然：“当然要多读书，当然要读好书。”“口谕”煌煌之外，父亲的藏书几乎让我翻了个遍。

参加工作后，捧去书来，落落大满，精美的书籍争奇斗艳，渐渐的我也不再使用封皮纸包书了，早先用封皮纸包着的书被可怜巴巴地挤到了书柜的角落里，默默地承受着灰尘和蠹虫的侵蚀。偶尔有一天我整理书柜发现它们，封皮纸已是满面烟尘，上面像是唱片一样记录着每一个时代的划痕，小时候在上面胡涂乱抹的东西历历在目，纸都发黄了，污渍斑驳。我索性将封皮纸扯掉，眼前豁然一亮，封皮纸下，竟是鲜艳如新的封面，几乎一尘不染。我心中怦然一动，岁月沧桑，新书璨然，只有呵护着它的封皮纸日见一日地苍老下去，犹父之于子，母之于儿。儿贴母面般摩挲着封皮纸，胸臆充盈，昏黄的灯光下，一群孩子兴高采烈的包书情景勃然涌现：母亲总是坐在我旁边，不时的指点着不太熟练的孩子，有时就亲手给笨手笨脚的我包上一本，间或玩笑般的呵斥着调皮的我，大的责罚是没有的，在手心里面轻轻的一记，倒几近纵溺。

青灯有味，儿时不再，我读大学参加工作离开父母，屈指已经八个春秋，只有那些母亲亲手为我包的书，只有那些父亲亲口讲授过的书，时刻伴随着我，提醒着我，要做点什么事情。

一片银杏叶

翻开书页，银杏叶赫然入目，金灿灿的叶子闪烁在指间，浑如一把小蒲葵扇。扇面上有细细的叶脉，微微地泛着一丝红色，很有韵致地从叶柄向叶面延展着。不经意地把玩着，泪水怦然而下，叶子在恍惚中渐渐晕开，化作一扇金色的扇形小窗，我站在时光筑成的墙后，看见了一个孩子。

怕是刚刚“呀呀”学语的时候吧，蹒跚地在院子里面用小小的脚踩着满地的银杏树叶。这是一个大杂院，北边的一栋是灰色的砖瓦房，上下有三层，二十几户人家，共着两个楼梯间。南面是一栋木质结构的楼房，二楼是老式的通凉台，全用深色的木栏杆围着，年代久

了，很多地方的漆都掉了，露着白生生的木头。有的栏杆因为雨水的侵蚀，已经开始发黑，手指头戳上去，就会掉下一块来。久雨天晴过后，那里会突然长一些很美丽的菌子，红得耀眼。但大人们说那叫蛇菌子，有毒的，人吃不得，连碰上去都会长疮，所以很快的就会有大人拿着火钳将它戳掉。但孩子们却对这些美丽的菌子很感兴趣，单单是美丽就让他们足以心动，更何况这些菌子是那么的神秘，突然的就那么美丽地长了出来，一旦有阳光直射的时候，就立刻枯萎了，怎么也找不到它去了哪里。这不是奶奶讲的故事里面美丽的小仙女才有的本领吗，怎么这些小菌子也会有呢？有着故事里小仙女的本事的小菌子，真的会有毒吗？有很多的孩子似乎不很服气，但是大人说了，也就没有人敢去碰它一下。如果看见小菌子长了出来，大家都不去告诉大人，大人发现后，将这些小菌子戳掉，孩子就呆呆地想，这些小菌子到花果山去找孙悟空玩去了。

好在院子里面有趣的地方很多，孩子马上就有了新的玩的东西。院子的正中央，有一个很大很高的水泥台子，中间包着很大的一块泥土，像一个放大了很多很多倍的花盆，花盆的中间，长了一棵又高又直的银杏树。说它高，已经长到三层楼的上面去了，说它直，浑身没有一个多余的枝丫，从泥地里开始，一直到二楼的上面，没有一根旁枝，结结实实地直着。过了二楼，突然变得茂密起来，张开巨大的树冠，将整个大杂院的半边天空都遮得严严实实的。就是最热的天气里，这树荫下也是凉嗖嗖的，因为太阳根本就照不进来，一旦走出了它的树荫，就立即会热得受不了。爷爷弄上个瓦罐，上面盖着一个粗瓷的大青花碗，里面凉着茶。他就坐在小竹椅子上，摇着一把蒲葵扇，笑眯了两眼看着自己的孙儿

在匝地浓荫里，趑趑趑趑地学着走步，走一步要踩到一片落叶上，踩不到时就迈了很大的一步，一个不小心，就屁股墩坐到了地上。爷爷就张着没了牙的嘴笑：“又跌了我的小狗狗。”孩子也流着口水地笑，根本就不疼，厚厚的树叶像床垫子一样的软。过了一回，爷爷觉得该让孩子歇歇了，就抱他过来，喂上一点水，孩子还在挣扎着要去玩，手里捏着一大把小金扇子似的叶子。捡的叶子多了，爷爷就用线串起来，金灿灿的长长的一大串，挂在脖子上，就像是花环，孩子喜得发了狂地在院子里面乱跑。爷爷这下子坐不住了，离了这浓荫，外面就是热辣辣的阳光，晒久了要起一身的痱子，于是像个老母鸡一样，努力地要将孩子拢在树荫下，孩子就跟爷爷捉开了迷藏。

累极了的孩子就躺在爷爷的小竹椅上，低了眼睑，沉沉欲睡。偶尔有一线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到孩子的脸上，金光闪闪的，孩子就睁开眼睛，可以看见爷爷凑在自己脑袋上的一张多皱的脸，眼睛里闪着慈祥的光，朦胧中孩子很惬意地一笑，咂咂嘴唇又睡着了，睡梦里还可以感觉到爷爷白发苍苍的头一直停在自己脑袋的上方，在呵护着自己，于是睡得很甜很甜。

银杏树是那么茂茂密密地长着。

一觉醒来，仿佛已经有了几岁了，脚步变得灵活许多，爷爷的脚步倒是变得蹒跚起来，再也没法跟上孩子的步伐。孩子也更淘气了些，转眼就不见了，常常弄得爷爷气喘嘘嘘地拉长了声音东家西家满院子找人。有时候是邻居大叔从街上揪着耳朵回来，有时候故意将爷爷逗出去满院子找人，自己则躲在厨房里面偷糖吃，等爷爷急乎乎地回来，孩子在床上已经懒懒地睡着了。脾气再好的爷爷也会发火的，抡起的

巴掌挂着风的向头顶上落下，孩子嘻嘻地笑着，不躲不闪，最后那沉重的一记，往往变成屁股上轻轻的一拍。

后来孩子上学了。院子里面只有星期天才会看到渐渐长大的孩子和渐渐萎倮下去的爷爷。

后来孩子长大了，爷爷不见了。

后来孩子搬走了。

后来，再后来，孩子就站在时光的墙壁后面，隔着一种古老的液体，透过一扇小窗看见，银杏树仍然是那么茂茂密密地长着。

翡翠观音

在我收藏的玉器中，有一件翡翠观音坐莲吊坠。

她通身高不过3厘米，宽不到1厘米，厚度只有0.3厘米，属于现代工艺。翡翠总算还是翡翠，种头极普通，既没有翡，也没有翠，仅是一块边料，在玉器里面是不入流的。玉友们见到我戴着她，无不大摇其头，甚至有玉友说，这简直是掉你的价。但我不管，我非常珍视她，没有别人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这件翡翠观音刚上我手时，灰扑扑的没有翡翠的润泽，手感生涩没有熟旧感，我用一根红丝绦将她挂在脖子上贴身而藏，不时拿在手上盘玩摩挲，用我的体温去润泽她。四年来，